

荊州萬城隄志卷二

水道

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不由其道輒為議疏宣謀障塞是何異盲者無相背道而馳幾何而不踣蹶也江源實出徼外迤曲數千里徑蜀之敘州始與岷江合復會嘉陵江涪江而下注夔峽激湍箭駛逼勒峭窄凡數百里至於彝陵迺得逞其澎湃之勢而清江沮漳又復助之眾流畢匯荆郡適當其衝下游穴口淤塞殆盡僅北隄一綫力障狂瀾來者日益速去者日益緩防者自宜日益嚴增高浚

荊州萬城隄志

卷二

水道

一

深不容偏廢在相其道而熟籌也馬爾矣

目錄

岷江

清江

沮漳

南岸會江諸水

穴口

附九江攷

荊州萬城隄志卷二

水道

岷江

禹貢○岷江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又岷江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

水經○江水又東會沮口又南過江陵縣南酈注縣江有洲號曰枚回洲江水自此兩分為南北江也

按枚回洲疑即下百里洲見
荊文志審金洲攷

一統志○王晦叔云枝江百里洲夾江沱之間其與江分處謂

荊州萬城隄志

卷二

水道

岷江 二

之上沱與江合處謂之下沱蓋南江在古時為岷江之正流江陵西南二十里有虎渡口南江從此東南注于澧水而北江則沱水也其後反以南為沱北為江水矣

地理今釋○江水出今四川松潘衛北西蕃界源有三支正支自浪架嶺南流東支自弓楨口至漳臘營合正支西支自殺虎塘至黃勝關合正支南經茂州威州汶川縣以至灌縣離堆歧為數十支滂沱南下左抱成都府西環崇慶州眾流以次會於新津縣南又南行逕眉州嘉定州至敘州府東南合金沙江折而東北流至重慶州府嘉陵江涪江自北來合流入之又東北經

夔州府巫山縣入湖廣界東流至彝陵州

即今宜昌府

東南流至枝

江縣又東流至荊州府折而南流至石首縣又東流至監利縣又南流至岳州府折而東北流至武昌府與漢江合又東流至黃州府又東南流入江西界至湖口縣與南江合

即贛江又東北流入江南界經江甯府至揚州府通州入海

李侍郎紱江源攷略○禹貢言岷山導江猶導河積石止就神禹施工之地言之江源不始于岷山猶河源不始于積石也昔人嘗有以北金沙江為江源者其源在西蕃境內莫得其詳後見內府方輿路程圖則北金沙江原委井然既開方以計里又

荊州萬城隍志

卷二

水道

岷江

三

測極以準度其法為古來所未有按圖攷之岷江與金沙江會合於四川之敘州自發源至此僅一千八百餘里若北金沙江則發源於西蕃之阿克達母必捨至敘州府與岷江合自發源至此已六千九百餘里較岷江之源遠三四倍按河源在崑崙之陰江源在崑崙之陽而微偏西二百餘里又有一源名鴉礮江亦發源崑崙之陽而微偏東二百餘里自發源至敘州共行五千里較岷江之源亦幾三倍而水勢盛大亦倍於岷江以源之遠論當主金沙江以源之大論當主鴉礮江然不如金沙為確蓋金沙較鴉礮又遠千九百里源遠則流無不盛者若岷江

則斷斷不指為江源也

水道提綱。岷江自敘州府東北流至巫山縣徑一千四百餘里自夔州府始東南流至巴陵凡一千二百里自巴陵東北流至南湖水口在江夏東徑五百數十里

清江

方輿紀要。清江在長陽縣東南十三里源出貴州思州界經四川黔彭間流經建始縣入縣境又東北經宜都縣流入大江本名夷水其水清澈因目為清江

按水經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東南過很山縣南又東過

荊州萬城隄志

卷二

水道

清江

四

夷道縣北東入於江酈注即很山清江也今長陽縣西有很山故城宜都縣南有夷道故城是清江源出今恩施縣境魚復為今奉節縣恩施正在奉節東南清江至宜都始入江並不出江陳大冶謂當讀魚復六字為句也

沮漳

房縣志。沮水源出縣界東流入保康縣又東南流入南漳縣界一名睢水

按水經沮水出房陵縣酈注出沮陽縣西北景山即荆山首也沮陽今保康也南境水道提綱謂出今遠安縣北境

荊州府志。沮水入遠安縣南流至當陽縣和溶市合漳水至江陵入大江其入江之處謂之兩河口即沮口也。

一統志。沮水舊分二支一自江陵入江一自枝江入江枝江之流明萬曆二十五年因沮水泛溢甃墻塞之遂徑從江陵入江其塞處謂之瓦剎河。

南漳縣志。荆山在縣西八十里有馮家嶺漳水所出而東南流合於沮水。

當陽縣志。漳水自襄陽南漳縣南流逕縣東又南合於沮水。按江漢沮漳楚之望也楚有四水荊州當其三謂可聽其

荊州萬城隄志

卷二

水道 沮漳 五

泛濫乎所幸發源不遠入江尚易故禹力不暇及耳。

南岸會江諸水

公安縣志。江水自虎渡口支分由江陵之彌陀寺李家口入縣境過三穴橋至黃金口又分為二一由港口渡泗水口南入洞庭一由流橋萬港合吳達河諸水至箭子谿入洞庭。

一統志。三汊河在澧州東北上承虎渡河自湖北公安縣南流至洲東北入沔水一名牛浪河。

水經。油水出武陵孱陵縣西界又東北入於江。酈注。縣有白石山油水所出東徑其縣西與沔水合逕公安縣西又北流注

於大江

一統志○泗水口在澧州東北七十里接公安縣界東為安鄉縣之景港河北連荆江

湖廣舊志○後江在安鄉縣東自虎渡口由公安縣分流徑石首縣至安鄉東景港過枯樹塘岳州府華容界入洞庭其西北合澧水者為後小江

一統志○景港河在安鄉縣東自公安縣泗水口分流至安鄉縣界靈石湖南徑大田村東又右會東田湖水而南為景港渡分二流一西南流為中澌港又南為南澌港而南入澧其東一

荆州萬城隍志

卷二

水道 南岸諸水六

支入華容縣界亦入澧禹貢所謂東至于澧是也

明史地理志○洞庭湖上納湘澧下合沅江謂之三江口

一統志○荆江口在巴陵縣北洞庭水入江處也亦名西江口又名三江口

穴口

采穴○在松滋南岸澧市上游今堙地仍名采穴

虎渡口○在江陵南岸一名太平口今通流入洞庭漸為沙淤
油河口○在公安支河東岸通流入洞庭即黃金口今漸淤塞
楊林穴○在石首南岸西南三十里

宋穴○在石首南岸三十里今湮塞不可識

調弦穴○在石首南岸東六十里與虎渡口內之港口皆為巡道鈔關今尚通江入洞庭然亦漸為沙淤矣

獐卜穴○在江陵北岸登南隄工今湮地仍名獐卜

郝穴○一作鶴穴在江陵北岸今為要工穴久不開矣

小岳穴○在石首北岸西二十五里水漲時通柳子口

柳子口○在石首北岸六十里水漲時通漢沔

赤剝口○在監利北岸今湮地仍名赤剝

里社穴○在潛江內河

荊州萬城隄志

卷二

水道 穴口 七

羅堰口○不可攷

按郡志云九穴四口合而為十三非九穴之外別有十三口也

新荊州府志○郡中向有九穴十三口藉以分洩江流防漲溢之患九穴者松滋則采穴江陵則郝穴郝穴之上為獐卜穴石首則楊林小岳宋穴調弦監利則赤剝合潛江之里社穴而九惟十三口無考宋以前諸穴開通故江患差少元時漸湮大德中重開六穴江陵郝穴石首楊林小岳宋穴調弦監利赤剝林元有記元季諸穴復湮明嘉靖間江陵築塞郝穴隆慶中復議

開濬諸口以獐卜等穴湮塞既久無復故道惟郝穴與虎渡為大江南北分洩要口無容淺塞因議并復二穴中支河為通利之計石首諸穴通塞不時隆慶中惟濬調弦一口餘仍閉塞監利尺八流水口即赤剝穴也隆慶中議開濬言者以為非便而止松滋采穴隆慶中議者以采穴當諸穴之首在江南岸原有故道自隄口起六十里至沙河下洞庭必當開濬以寬下游之潰決部議從之後復不果故荆郡沿江之穴八一開於元而得其六再開於明而止得其二今江陵郝穴久已閉塞僅存者調弦一穴而已然數十年江汎安瀾而無大漲決之害者則全恃

荊州萬城隄志

卷二

水道

穴口 八

隄以為固也古者疏於治隄則不得不疏導穴口以殺湍悍今隄法日密夾江上下長隄之外於極衝次衝處所復築重隄月隄以資捍禦隄苟無虞則江可終古無患何論穴口之通塞乎胡在恪曰百年以來水道歲易月遷非大者江隄小者垸隄多方障蔽之則國賦民生皆無所賴如三海八櫃昔以用武之秋資為設險田廬在所不惜今當昇平之世尺寸皆關井稅若瀦以為澤開水以棄地是無故而自困耳真通達治體之言也

按俗傳九穴十三口實有其地北岸則江陵有便河口獐卜穴潭子湖口郝穴拖茆口藍穴石牌穴監利有新河口

黃穴赤剝口龐公渡口而無潛江之里社穴北岸凡五穴
六口南岸則松滋有新穴西溶口而無采穴江陵則有虎
渡口東溶口公安則有油河口即今之黃金口三穴即今之三穴橋東壁
口芭芭口石首則有楊林穴宋穴調弦口而無小岳穴柳
子口南岸凡四穴七口合之適符其數未免近於鑿矣

九江攷

尚書蔡傳○禹貢九江即今之洞庭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
西北今岳陽巴陵縣即楚之巴陵虞之下雋也沅水漸水元水
辰水澱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

荊州萬城隄志

卷二

水道 九江攷 九

一統志○按以洞庭為禹貢之九江始於宋渤海胡氏曾氏而
折衷於朱子近世多主其說但九水中元水乃无字之譌元水
在今辰州府下流入洞庭湖

接近人姚氏鼐陳氏世鎔皆不以朱子之說為然姚氏據
漢志九江在尋陽陳氏據劉歆湖漢為九江史記漢志澧
為醴謂禹既導江又由醴陵過章貢導南江以匯彭蠡然
陳氏之先鄭康成固以澧為醴陵也二說附錄於後

姚氏惜抱軒經說○禹九江處今湖北黃州府九江府之間
今黃州黃梅漢尋陽縣故地理志曰尋陽禹貢九江在南皆

東合為大江是也朱子乃以洞庭當之則失之矣昔主名山
川九河自河分故名曰河三江九江皆自江分故名曰江後
人妄以漢為北江彭蠡為南江其於辭皆不順洞庭受湘沅
尚未入江安得名曰江此其失一也秦置九江郡於今黃州
安慶地其名蓋因殷周以來漢昭宣間以其地為廬江郡禹
時九江納錫大龜故褚先生云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
寸二十枚輸太卜官曷嘗求之洞庭耶其失二也江自黃州
安慶而下水勢北行故其西山曰西陵漢江夏西陵縣是也
其東山曰東陵漢武帝以前廬江郡在今江西及池州地故

荊州萬城隄志

卷二

水道 九江攷 十

地志廬江郡云金蘭東北有東陵鄉謂今池州山也此與書
廬江出陵陽云云並係漢初廬江郡之舊記與昭宣後江北
之廬江不合班氏不悟而混載之然賴此得知東陵在漢初
廬江之域禹貢所謂至於東陵東迤也金蘭疑為石城之舊
名漢石城縣在隋唐曰秋浦在今曰貴池禹南江於是分經
貴池青陽南陵而東迤行山隘中故曰東迤今以三國吳拒
蜀之西陵謂禹貢時名而云巴陵與相對為東陵其於南江
東迤不亦遠乎其失三也禹時目驗江分為九至後世固不
必然然當春秋時蓋猶浦澍縱橫合成巨浸約今黃梅宿松

數百十里皆水所泛也意必中汪洋而時淺外廣而沮洳水旱之塗不利車馬舟楫故吳楚交爭必取徑淮南潛六設當時江如今之澄為一川則舉帆上下可矣胡為迂曲遠出淮上耶惟九江汎濫行者必避其險故也逮於西漢九江之狀猶存故太史公曰余登廬山觀禹所疏九江此其所目驗也自後江水中深旁岸皆出民益居之無復大龜是古今之變朱子乃謂江有九道必有九洲而疑尋陽不能容之其失四也九河禹疏之故曰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九江自成故第曰過九江過其地曰過洛汭三澨皆是也設九江為洞庭則

荊州萬城隄志

卷二

水道

九江攷 十一

當云會九江不當云過矣其失五也以是斷之漢地謂九江在尋陽茂以易矣然漢志亦有失其說敷淺原乃誤耳禹貢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夫自衡山來由九江南過至江北則敷淺原必江北地矣以原表地非必有峻嶺巨嶂在其側矣導山於河側地自太行恆山窮之至碣石入于海則於江側地叙之之終亦必舉江且近海地矣而漢志乃載敷淺原於豫章郡歷陵縣下注云傳陽山傳陽川在南古文以為傳淺原吾意傳淺原蓋在歷陽字近歷陵不知何時寫錄者誤移其縣耳敷淺原雖不能明指其處意當在

今和州六合間也至是江之委欲盡而導山導川之形勢皆合矣吾於三江九江並用漢志之說惟敷淺原不之從非漢志誤也殆書之者誤也

陳氏求志居經說○禹貢九江孔殷九江納錫大龜在荊州漢書地理志廬江郡尋陽注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屬揚州漢以來言九江者皆在尋陽陸德明經典釋文引尋陽地記及張須元緣江圖臚列其目至宋胡旦晁以道諸儒則於地理志武陵零陵牂柯諸郡之水取其九以為九江曰沅水漸水無水辰水敘水酉水湘水資水澧水惟湘自入湖

荊州萬城隄志

卷二

水道

九江攷

十二

餘皆入沅以入湖沅為經流朱子於九水之中去無澧易以蒸瀟皆入湘以入湖湘為經流於是九江乃在洞庭矣按班志九江在尋陽南尋陽屬廬江郡在江北南則九江府本漢豫章郡王莽改曰九江合南北求之烏睹所謂九派之分乎且朱子謂九江孔殷決非分流小水可當然朱子以洞庭為九江又恐不然洞庭所納何但九水沅為經流所納尚有鼈水滙水湘為經流所納尚有來水舂水桂水零水泥水今所指者惟此九水亦諸儒意為去取耳太史公曰余登廬山觀禹所疏九江廬山俯瞰彭蠡故可觀禹疏九江之迹若洞庭

遠隔千里何從觀哉愚則謂求九江者當於東陵敷淺原上
游求之而今九江府德安縣則敷淺原在焉衡山至德安取
道何必定由洞庭而豫章固有九江已晉太康地記劉歆言
九江者湖漢九水彭蠡澤也九水者鄱陽之鄱水南入湖漢餘汗
之餘水汗音干餘水在北艾之修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南城
之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漢建成之蜀水東至南昌入湖漢宜
春之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今南壩之彭水東入湖漢南壩
兩縣地方輿紀要彭水即章江下長沙國安成之廬水東至廬陵
入湖漢安成皆入湖漢並湖漢為九湖漢為經流在雩都即
今為安福縣

荊州萬城隄志

卷二

水道 九江攷 十三

貢水也水經注所謂贛水總納十川同湊一瀆蓋合章水而
言也禹貢有彭蠡而無洞庭曰又東至于澧即以澧見洞庭
湘與沅皆入洞庭澧在臨湘上舉澧則洞庭之治可知矣東
至于澧過九江禹取道江西之袁吉諸郡治章貢使入彭蠡
也澧史記漢志皆作醴即今醴陵縣本漢臨湘地去江西袁
州之萍鄉縣百二十里禹治章貢取道江西必由袁吉諸郡
故知為醴陵也若澧州之澧水由華容縣赤沙湖下洞庭由
洞庭下岳州城陵磯入江相距幾三百里南至彭蠡又千有
餘里禹即不憚胼胝自澧州東迤而江固不入彭蠡何水與

之會且彭蠡在南何水自北來會哉蓋嘗參攷經文而知禹
之從事彭蠡者勤也荊州於江漢朝宗于海之後繼之以九
江孔殷明漢水之治既終章貢之治方始也導漢於南入于
江之下繼之以東匯澤為彭蠡明漢已入江必得彭蠡繼入
導江之事始竟也九江孔殷紀其源彭蠡既豬紀其委蓋必
彭蠡入而江之全身乃皆治故曰東為中江中身也讀如趙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之中鄭注引儀禮弓二寸以為侯中中身也謂江之
全身也胡朏明謂禹於彭蠡以上之水未嘗致力豈不誣哉
其所以致誤者因經言過九江意謂江水不能過彭蠡而澧

荊州萬城隄志

卷二

水道 九江攷 十四

由洞庭注江江可以過洞庭也不知經所言過皆禹所經歷
之程須過此乃前而山與水之脈絡即因之以見非謂山與
水徑過也故荆山不能逾南河逾者禹也衡山不能過九江
過者禹也知至于衡山過九江之為禹則知至于東陵過九
江之亦為禹矣朱子不取班志之湖漢九水而以東匯澤為
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又東迤北會于匯為衍文由不知九
江實為章貢總納九水過九江之為禹過非水過彭蠡之匯
為章貢所納九水下匯非岷江匯求之地形不可通故以為
經誤也

方氏通雅亦謂禹貢
表山豈豈豈高如山如
廬而不表三耶古華
作勇如華不注以此稱
之唐韻淺流疾兒猶
漸斷之類勿泥作深淺也
原古源字廬山深多
其為敷淺原乎若以
廬山為敷淺原則洞庭
繁得為九江

按陳大治此說極為博辨與姚惜抱各主一說以難朱子
姚氏有東陵而無數淺原陳氏有敷淺原而無東陵引爾
雅大阜曰陵廣平曰原以班史歷陵傳陽山為敷淺原謂
傳陽山降下之高阜為東陵又降至平行為敷淺原不於
敷淺原外遠求東陵亦通原文甚長節錄以備一解宋子
之說嫌於東匯迤之文不合甲然欲息聚訟莫如錐指
所引王耕野云江漢兩水皆發源西蜀而東流入海獨漢
水至大別入江則折而南流與江相合仍東流而匯為彭
蠡又東流為北江以入海其東西南北以天下大勢論不

荊州萬城隄志

卷二

水道 九江攷 十五

主一江南北而言也其說最優姚氏不以彭蠡為南江而
於貴池南陵青陽山隘中求之則與胡朏明於夷水求江
沱無異胡氏謂夷水首受今之奉節縣南大江經建始長
陽至宜都縣北入江是為荊州之沱其故道墮塞云云不
知水行平野容有變遷若雞谷湍流建瓴下注決無墮塞
之理如今之池州施南山中雖盛漲不能通江欲求禹迹
得乎姚氏誤於南江至餘姚入海之說胡氏誤於夷水出
魚復縣江之說均不免為古人所欺矣